金陵問荅

葛生文韶校梓

王世隆問今天下州郡之吏有有其職而無其人者有其人而無其職掌故之官是也有徒具員而實無職者陰陽醫學僧道之官是也僧道無庸言矣陰陽以授時正曆望氛祲察災祥醫以療瘍病救夭札固非無職而今之爲醫者猶知誦習三世之書以爲業則其職猶有可言獨陰陽一官則其所讀之書所習之業自薦紳大夫以上且不知其故而況其下者乎無怪乎員具而無職而且衣食於他役以爲職也若夫州郡幕職

則其立法之意固欲檢攝一州一郡之文案使時省而考成焉而今之文案自朝廷大興革大建白以下部下之省省下之郡若縣其長一過目即庋閣供雀鼠嚙耳又否則供吏人盜以飾承塵與綺疏帙冊費耳即使十年之後長吏雖欲覆故牘閱往事如捕風影胡可得哉此其弊非獨不得其人之患而厭於長吏奪於他務固難望其職之舉也隆嘗謂僧道之官其有與無等耳若陰陽醫學苟責成於其省之提學憲臣使素教而預養之若醫則以黃帝秦越人內難諸經及本草方脉河間仲景之書陰陽則以漢晉天文志郭璞葬經星歷地志卜筮諸書與夫農桑種植先後之宜使各占一經每三年一考試其成三考無失縣升之州州升之府府升之部試其業精而有成勞者差擇之爲三等上焉者以補欽天監太醫院之吏中焉者以補州縣陰陽醫官下焉者則復其身使待次於縣以俟再舉而羣試焉則國家猶藉其用比之員具而實無職者固不同矣若夫幕職則隆之意以爲其職雖若冗長而考成稽故使無廢失亦自與史事相關亦須擇其人稍有文學知大體者使爲之長每朝家行下文字或其省若州郡之訟牒文案但

有關繫足爲勸戒者文書到日即時撮其節要登載於冊扃鑰而府藏之每三年給由則謄録一通申之部部閱其實行以誅賞且藏之以俟實録者考焉至於六部諸司之幕職皆然則吏人雖盜文書爲姦欺固弗可得而况於三考備述於史事亦有助耶

此論責成幕職陰陽醫官之職事甚當周官所以制小史幕人星人卜人醫人療人匪惟具官乃惟其供職耳然必先之以大史大士大卜之屬而次及焉則其稱職不稱職又胥係其在上者之智瘝也其在上者之智之瘝又在其君其相之仁哲之知所擇焉耳此等事俟有關雎麟趾時一齊皆舉耳今預講定以俟公等他日之用未可卒辦也

隆近提督武學閱孫吳諸書中間戰陳攻守之法奇正分合之變與夫所謂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卑而驕之亂而擾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等語大抵亦是兵家道理宜爾今且有虎豹蛇虺傷人而人之所以攻之使其不得縱逸以反噬人者若圈檻虎落機矢之類固當無所不用其極是何也是真知虎之可惡而殺之也然則其爲機矢圈檻也豈云詐而其殺之而寢處其皮也豈

曰不仁乎聖人之所謂兵想亦是如此夫以仁伐不仁征以正人之不正豈曰姑爲之而姑試之使其得逭於天誅而或反至於噬人乎聖人所謂兵決不如此惟其不度可否而槩以是施之於私怒殺人如所謂爭地爭城殺人盈野者則其所爲正所謂詭道耳而孫吳之流亦自視以爲詭道盖其操術則同而其用心則有異耳不然則宋襄陳餘之徒皆可以爲王道而聖人之所謂兵者荒矣故孫吳謂兵爲詭道我則以爲正道孫吳謂用兵必以詐乃勝我則謂用兵必以誠乃勝耳盖其心誠於惡惡以除天下之害故凡所以縱横百變以爲之備者其爲謀不同而其主於惡惡以除天下之害者其心則一而已矣鄙見如此不知何如

聖人用兵只在人心觀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吾有臣三千惟一心卒以此勝如林之旅及孟子脩孝弟忠信可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湯武順乎天而應乎人故殺民而民不怨毒天下而天下從之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此豈孫吳之謀所能及而宋襄陳餘之所謂爲仁義者非湯武之仁義也

師論及某人一向偃蹇落落今來乃一歲兩遷可見

人之通塞自有時命不必介意若康節曉得數學心自得安常人未能若此能委之於命心亦可安是否通塞屈信之理在天地人物盡然一成于數天亦不能易若見得大意心即定心定則命在我立矣何假於數而後定假數而定是定猶在數也

有人論地之外皆海者師曰海之外亦地地之外大氣舉之若云地之外皆水水之外即天者非是此說是否

吾未知天地吾知吾身耳請試反觀吾身吾身一小天地也水猶血也血在皮膚裏則水亦在天地裏不必求諸天地也學貴切問而近思

昨見師語及唐子鎮論李福達事師問是唐子鎮本司事否世隆答以非師默然莫不以子鎮此舉未否古者諫必有官然士庶人皆得言之大抵語默亦有時與位故曰默足以容自是語默之道不可加一些意思

瓶兒王不知何許人嘗假宿於武昌王指揮家天煖則就室中宿稍涼冷則移就簷屋下至冬時塊卧風雪中其卧處周遭皆無雪每旦挈一瓶丐酒于市比晚則取酒竟飲或以其餘傾於所掛呂真人畫像口中至竟瓶中酒不見有沾濕人皆異之因號瓶兒王

一日於觀音巖下投水洗浴起復下者凡二十四次
遂坐逝遺言令焚其尸將就火視其髮頂中有黃紙
書偈語云赤膊臭肉團奔波數十年一朝心放下吾
命豈由天了了了了真箇了了空中粉碎白雲蓬島
五十餘年辭世朗然撥開天地呵呵一場大笑今日
忽然歸去後有人自他處來者云於是日見瓶兒王
寄聲王指揮人始信其爲尸解云王指揮乃漢陽朱
子宜道長之母舅子宜時攝廣西道事予在觀政話
此事甚悉其事亦在成化初年朱之母猶親見之朱
名衣號晴川正德辛巳進士有文學善談論以議大

禮去官其言不誣不知此事是如何
子所不知者吾亦不知吾所知者子亦知之子且須識
其知者其所不知者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故仲尼不語
怪與神而孔門貴切問而近思
國家糾儀之制人臣有失儀者則鴻臚寺或侍班御
史奏某人失儀合當拏問上云着錦衣衛拏了則衛
士二人遂於上前褫其冠巾捽髮後押至橋邊則又
益二人持其肩脊押至午門外以大鐵索縶之囚首
跪於門外候旨下至午後方得旨或當時上云着錦
衣衛拿送法司問則衛士捽出不必候旨此雖　祖

宗舊規然殿庭之間衣冠儼如而偶因微失使人折
辱如此不惟上瀆朝廷而君臣之情亦似太隔絶矣
隆以爲除奸惡大故外其失儀等項只可使之自去
其冠服以歸罪於有司然後上命從而釋之則君臣
之情豈不兩得而朝家之禮可比於三代矣嘗見戶
部主事王尚志差回復命令吏人捧勑在東邊棕蓬
下俟候後午門既開尚志從羣隊在門外朝見畢遂
從西掖門入繳勑此吏人爲衛士所攔又午門正開
不得送勑過尚志遂空手入見爲鴻臚寺官所糾
上命錦衣衛拿了頃刻之間幞頭網巾皆爲衛士所

捽破又見一考滿知縣參見　上已御奉天門中門
俱開了各項謝恩朝見皆已入班而此人後至疾走
入班亦爲鴻臚官所糾　上令錦衣衛拿送法司問
一時之間衛士捽其髮後紗帽網巾皆落地滿朝士
夫見之鮮不股慄可見人臣朝見一應冠帶鞋襪皆
須謹飭而復命之際凡制勑題本應須親捧朝見拜
伏致詞叩頭等項皆須一一記於笏板方得不誤而
祖宗一時朝儀如此其嚴莫亦是自來如此或是正
統天順時不同否
拏者祖宗之法犯者人臣之罪固不得而輕議也

大禮一事當時可且從上意未爲過盖是時上方嚮意文學而一時宰相臺諫不能固君心端天下之本往往掇拾瑣碎互相詆謗使上意益厭苦之至伏闕一事閧然呌訴有哭泣者似非人臣事君之禮宋人所謂黨錮之禍乃吾黨自激成者真可以爲世戒也此說是否

此臣下之罪所當自責程子之言是也

往時陽明先生在辰州府龍興寺講學世隆與吳伯詩張明卿董道夫湯伯循董粹夫李秀夫劉易仲田叔中俱時相從每講坐至夜分一夕講及好色者衆咸曰吳伯詩張明卿恐難免此先生曰若一向在這裏過來忽然悔悟亦自決烈若不曾經過不能謹守一旦陷入裏面往往多不能出頭嘗見前輩有一二人平時素稱不飲酒不好色後來致仕家居偶入妓家飲酒遂至傾資與之至老無悔此亦是不曾經過不能謹守之故以此知人於此須是大段能決烈謹守乃可免此失耳此莫不亦只是戒人不能慎終之意非必欲其經歷此事以爲學也此意是否

陽明之意恐人輕易說了及過此事又打不過然學亦不須經歷後乃知但能見得天理時則外事皆輕久則

病根自拔去若不如此雖强制之終是克伐怨欲不行有時而發矣烏能斬斷病根乎

温公作烘虱詩覺得便自與荆公用心不同荆公謂逃藏敗絮尚欲索埋没沉灰誰復課熏心得禍爾莫悔爛額收功吾可賀猶殘衆蟣恨未除自許寧能久安卧克此意也是以殺物爲功而非聖人哀矜勿喜之意若温公則不然其言謂初雖快意終自咎致爾殲夷非爾過吾家篋笥本自貧况復爲人苦慵惰體生鱗甲未能浴衣不離身成脆破朽繒敗絮爲淵藪如棄如麻寢肥大虛腸不免須侵人肯學夷齊甘死餓醯酸螭聚理固然爾輩披攘我當坐但以努力自潔清群虱皆當遠逋播這便有正本清源自咎自責多少仁厚意思在故雖薄物細故言語文字游戲亦可占知其人嘗見吳東湖先生勘事蠻中乘小官舫深入永保地方凡矢溺之類皆不於江中必艤舟上岸尋僻静處自掘坑矢溺其中仍用土覆盖之至於蟣虱捫得亦但棄之於地不忍掐死此莫不亦是温公之意否或云此老信外教之言如此恐不是

以二烘虱詩見二公用心之不同後來二公作人禍福亦如此言語之道誠之不可揜夫明道先生放蝎頌云

殺之非仁放之非義亦此意東湖放虒于地且莫論其是信外教之意與否亦是一點仁心

大凡各衙門事體不拘重大輕小曾經前輩斟酌者必自有說不可驟議興革隆初入兵部時見衙門題奏查處會同館陳朽鋪陳給散五城貧丐意甚喜之後見盧伯紀與隆言女直進貢夷人一時至千人至無鋪陳給散雖勉强借給亦皆惡爛之物不及前給與貧丐者之尚可用然貧丐者得此亦自無用只與市人易餅啖耳以此知前輩堆積此物不爲無謂李文靖於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亦殊有見然女直進貢夷人一時容令一千居京城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恐於事體非便隆謂宜與議處勅令沿邊守臣爲之節制每歲凡入貢幾次一次凡若干人其放入貢若同國者及與相鄰之國同來亦必俟先次入貢者回還交代方放其稱探信等項夷人亦多假此利於貨買剽掠亦止令其在關外與譯事人等傳話荅之不許入關如此似覺穩當

前論良是後論節次夷人入貢之期處置得亦是吾昔貳禮卿知各邊入貢亦必有期有數但守臣見其來求迫切不能守定輒爲題請及求取器物亦然此漸不可

長亦有夷人進貢在境内數年不出考五湖金元之禍
亦起於漸耳不嚴不縱在守邊大臣酌處之爾仁以柔
之義以制之是羈縻處之之方也
通政司每日奉天門奏事唱諸節奏殆類歌曲殊失
古意又其所奏皆尋常小事日日循襲一律亦且使
人厭聞甚謂通政職專出納王命當先期以所奏事
總共凡目若干却視其中有關係者一一摽出總具
一說帖開寫某日中外大小臣民章奏凡若干内某
事關係軍國人才政事風俗災異宜令有司議可否施行待通政司奏
事畢却令鴻臚寺唱說各衙門官有事欲面奏者許
具說帖對仗面奏如此庶下情上通不至壅蔽國家
之利莫大於此向見陸子潛奏云國初自公卿以下
至庶人無不得面奏者後來始令通政司先期具奏
自春坊官擬旨上蓋春坊東宮之官是時猶欲使太
子知天下事故凡奏啓先令太子知之然後具奏其
意亦甚善不至如後但止是摘取五事具奏每日一
律聞者亦且厭之其言欲更其制大凡人臣皆得面
奏人主時召百官講論面說可否其說亦甚好恨當
時寢不行耳不知以爲何如

國初各衙門面奏御前親決可否而奉行之後來不同然此朝廷之制未可私議也

給事中閻閎常言陽明先生軍中斬劉養正獄中救冀元亨此是陽明術之妙者予曰劉養正義當斬冀元亨義當救若以爲術則非知先生者閻不以爲然此說如何

義當斬而斬義當救而救我無容心何術之巧

大名府元城縣強盜甲與乙各因分贓不均揚言將訴于官同類者忌之乃共殺乙死甲聞之逃去具以其情訴于官官司緝捕各賊至賊因稱甲亦曾殺乙按律強盜自首免罪所以開人自新之路且以散其黨與又云侵損於人不准自首所以懲其故怙使不得復出爲惡有司遂援此律將甲問擬謀殺人死罪獄既上世隆曰甲首各賊殺人各賊遂歸罪於甲中間別無證佐恐出仇攀難以憑信況令甲謂強盜若能捕獲同伴首官不惟但得免罪且應與常人一體給賞乙係得財強盜罪本應死縱使甲果殺乙亦難與謀殺平人同論問擬前罪不惟法有可疑且絕人自新之路亦於事體不便乃白于晉菴老先生先生遂駁下不准死論云此意如何

甲與乙皆盜也皆得財強盜也律令有自首免罪之例取其自新也甲果以分贓不均而謀殺乙非自新之類矣且自首免坐之例不謂免其謀殺之罪也直免其爲盜之罪耳何謂難與謀殺平人同論乎惟其謀殺之狀別無證驗是或衆賊忿甲首已而仇攀甲則如所駁從末減宜也

內江劉希召太守與五清先生爲舉子時每因貧窶賦詩自遣嘗記一聯絶句有云我有窮坑萬丈深要填除是斗量金流行坎止皆由命且學韓豪自在吟詩雖近謔亦庶乎可謂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

求者矣因附記于此

此詩亦似知命然非實知命安義也縱斗量金何補於性分之缺言窮坑萬丈是猶有苦貧之意猶看得貧賤太重在看得重則不得不爲其所陷耳惟是見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便我大而物小我有餘而物不足我重如泰山而物輕如鴻毛此爲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亦何貧賤富貴之足累乎

嘉靖戊子七月京中大風霾三日夜聲如雷吼天色如火赤焰莫辯牛馬兵部吳職方入內閣見遂老遂老問邊上有聲息否吳答以無有遂老曰胡人寇邊

時惟俟大風霾乃入連日風霾大作邊上定有聲息
次日邊上果以變聞此亦是在邊久知其事甚熟乃
爾非必有他術也我朝邊備雖甚嚴然比失河套南
失交趾議者至今惜之不知此二地今仍可復否
風霾憂邊寇此人人知之非特邃翁在邊之久非有他
術也交趾奉正朔脩職貢不必取之聖人公天下而不
私也河套之寇吾當深慮之幸其未大著若他日大著
則五胡金元之患皆若此爲之漸然未可輕議也
嘗聞陽明先生平寧賊後朝廷遣二內官來監軍比
至聞先生已破賊意甚忌之至出不逐語與先生抗
曰先生破賊有何能因欲請與先生較射先生許之
期日至教場弓矢已具諸將吏皆在先生令二內官心不
偶射先生在堂上自擁大座趺坐以觀二內官心不
平且怒且射一中三矢一僅中二矢既已先生乃下
座後邀二內官使上座二內官怒稍解先生乃往射
一發九矢皆中二人始心服焉二人平日善射者至
是皆下風蓋先生以怒激之使其心志耳目皆不精
專故爾先生御小人之術如此彼小人者正在範圍
中耳向聞李秀夫言此不知此意如何
吾聞君子待小人不惡而嚴矣未嘗以術也況此非能

使二人心志耳目不精專而寡中也有意激怒之則已之心志亦先不精專矣又何能九發皆中乎還只是善射不善射

平且終且射一中三矢一僅中二矢既已先生乃下
問射先生在堂上自擁大座起坐以觀二內官必不
期日至教場已矢已具諸將吏皆在先生令二內官
曰先生欲知何能因欲請與先生較射先生許之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金臺答問　　胡生士志校梓

唐子鎮嘗爲隆言陽明先生嘗謂主一之謂敬主一者主天理也自天命之性以至率性之道脩道之教只是一箇更無他事故謂之一若有他念即謂二矣子思謂天命之謂性正謂發明此意盖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誠者天之道也天道至誠無僞故凡出於天命之自然者方謂之性率此則謂之道脩此則謂之教而凡出於人僞之私即非性矣非性則道非所道教非所教謂之異端雜學且莫大於放伐而周

人之贊武王伐商亦曰上帝臨女毋貳爾心蓋上帝臨女即是天理合下當爾主此行之即是主一若復涉於思慮擬議疑惑即二心矣二非性矣故聖賢只教人主一最是正當隆時聞其說甚惕然有悟是否爲此說者徒知主一之謂敬不知所謂無適之謂一又足此上一句也夫無適者無所着也夫然後謂之一若謂主天理即是有適即是二矣蓋此心無適則是一則天理在其中矣吾之說子鎮亦未之悉也性命之真體亦於心一時見得

魏師說給事論救南臺諸公繫獄時隆往候之曰公今繫獄時此心何如師說曰亦是堅忍而已凡遇患難須要堅忍譬如烹飪硬物火到方熟雖聖人遇事然亦必須有許多堅忍節次方得彼感格以此知堅忍之功雖聖賢不可無也隆深以爲然後師說與隆會同志諸公聯轡道中隆因話及此爲之嘆賞師說曰此非予之言陽明老先生之言也此說如何

堅忍固好初學者不可無但恐終有強制襲取之意若見理明後知得是確乎不可拔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乃是聖人之學且將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爲難矣仁

則吾不知也及清矣忠矣未知焉得仁諸章觀之自見所謂天理者着不得一毫人力事似天理矣有意而爲之即非天理也可善體認

陽明先生論動靜二字不相離天地之化非是動了又靜靜了又動動靜合一靜只在動中且如天地之化自春而夏而秋而冬而生長收藏無一息之停此便是動處或春或夏或寒或暖或生長收藏開花結子青紅綠白年年若是不差晷刻不差毫釐此便是靜的意思今人不知謂動了又靜靜了又動者非是此說隆聞之彭伯藎云先生在廣中時其論若此不知是否

大段是如此然求之天地不若驗之人心之爲切近也感處是動寂處是靜寂感皆一心也寂感不相離也故周子動靜之說及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說皆已見得此理了可更於自心上體之見此者謂之見易若以天地之化春夏秋冬寒暑花實不差看天地之靜則恐看得粗了盖可見者動其不可見者靜動靜則無時無處無之無截然爲陰爲陽爲動爲靜之理

非禮勿視聽言動不可不仔細理會若謂非禮之色勿視非禮之聲勿聽即士人稍知義理者能之何待

於顏子也審如是則所謂非禮者爲在外矣在外既有非禮抑又不知以何者爲禮也蓋凡吾心天理自然之有條理者即謂之禮爲仁工夫須要於這幾微處審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亦是於這念頭初萌處審察其幾微而已元宵夜與梁伯綱羅達夫周文規王仲行王虞卿魯汝恢薛子脩沈靜夫翁仁夫王汝中會飲于王伯豐宅汝中之論若此隆甚喜之因附記于此不知如何

四勿不可容易看謂非禮聲色士人稍知義理者能之何待顏子則太容易了也此義在孔門最精聖人以告顏子不以告門弟仲弓諸人何也此於幾上用功先天之學也故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非禮勿視聽言動何分內外感應疾於影響若非禮之感不知不覺視聽已過如疾風迅雷之過耳豈能安排得惟此心常存則感應幾微自明決矣

羅達夫謂慈湖云血氣有强弱人心無强弱思慮有斷續人心無斷續此說如何曾汝恢云血氣有强弱人心無斷續二句固是至於思慮有斷續人心無斷續二句吾不能無疑且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安得分心與思慮爲二而更容其有斷續也周文規云天

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然則思慮豈可有也故凡人思慮則有斷續至於心則元無此一天理之自然而已梁伯綱云既以思慮爲不是則當斷去又安可使之續也王汝中云天下何思何慮陽明先生謂所思所慮只是箇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盖人心良知出於自然天理只是一箇更有何可思慮得故殊塗同歸一致百慮無非此箇更無安排更無勉强何待自私用智正如日往月來寒往暑來亦是自然往來不容思慮所謂心之官則思亦只是要復他本來自然之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若有私意安排思慮即憧憧矣有憧憧則有起滅有斷續殊不知人心元來却不如此此說覺頗盡不知以爲如何

看書須看前後四傍通融貫串乃可不可只從一路去便恐有難通者又當證以吾心之同然者乃爲的當如易所謂天下何思何慮乃言心之本體也孟子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與書思曰睿睿作聖大學安而后能慮乃言心之應用也本體者其寂然者也應用者乃其感通者也寂有感感有寂安得就其一路而遂各執以爲言豈通論耶心如明鏡鏡之明定如心之體何思何慮

也鏡之光能照物來而照之如心之用物感而應其思慮生所謂思則得之思而睿作聖安而能慮也當其未照時能照之光自在靜中動也當其照時而其本體自如動中靜也心豈可強斷續言耶

陽明先生寓辰州龍興寺時主僧有某者方學禪定問先生先生曰禪家有雜昏惺性四字汝知之乎僧未對先生曰初學禪時百念紛然雜興雖十年塵土之事一時皆入心內此之謂雜思慮既多莫或主宰則一向昏了此之謂昏昏慣既久稍稍漸知其非與一一磨去此之謂惺塵念既去則自然裏面生出光明始復元性此之謂性僧拜謝去此說如何

學者只是兩端非雜昏則惺性然而聖人與釋氏說性不同聖人言性乃心之生理故性之爲字從心從生釋氏言性即指此心靈明處便是更不知天理與心生者也所謂心之生理者如未發則有物躍如活潑而謂之中及發則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生與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皆是也釋氏以此生理反謂爲障是以滅絶倫理去聖人之道遠矣陽明之說惜乎當時只說裏面生出光明始復元性未曾與之明辯所謂光明者何所謂性者何物耳光明者即可謂性乎否也

應雲嶽問天理二字無形聲可驗須於心得其中正時識取而中正景象一虛焉盡之虛則澄然無事其與程子必有事焉之功何以湊合只澄然無思無慮而天理自見則與佛氏色相皆空何以分別敢問

中正則澄然無事是虛天理呈見則必有事焉是實虛實同體聖賢之學也佛氏虛而無實爲其以理爲障而外之得罪聖人正在乎此

二業合一作文所以發吾心之理讀書所以明吾心之理其實一也賞試觀之心不專一時則無所得心專一時似涉喪志如夫子所謂萬象涵太虛之心豈所讀不求其必記所作不求其必工無着而無不着者乎

太虛之涵萬象以其不與萬象也若與萬象則非太虛矣又焉能涵心不與書及文故能合一能合一則不求記而自記不求工而自工矣人之爲兒時事事能記以其心虛耳

此心纔收歛則邪念自不能入少有昏昧則乘間而至於此覺而除之滿腔純是一團生意此便是天理良知否

此心非自外而收歛邪念亦非自外而入來但在於覺

與不覺耳此心覺時則生意藹然天理流行纔不覺便如夢如痴即是邪念如所謂道心人心只是一心心豈有二纔覺則天理不覺則人欲耳

隆問有人問晦菴先生云如何是學者受用先生曰潑的几卓在屋下坐便是學者的受用若貪外面高山流水便不是學者的受用因舉詩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好梳頭下士晚聞道庶以拙自修此莫不是隨處體認天理不用外頭去別用工夫程子所謂只此是學的意思否

只說要受用便不是吾爲作一轉語云不必受用處即是學者真受用盖必須潑几卓在屋下坐乃受用則不潑几卓不在屋下坐便有許多塵勞不受用的情態矣此潑几卓屋下坐與登山臨水一也造次顛沛無往不在是是不必受用之受用也

星歷之說起於古黃帝正名百物必已有其名而今之天文若虎賁郎將庶子之類皆秦漢間官名不知是漢人更定否然并古名亦不復可見或者古無其名而漢人始創爲之耶漢史謂天文星象精本在地而其象在天其說甚善後人以李淳風觀乾象占武后事亦謂事皆前定殊不知武后在高祖入宮時太

宗悅其色其精祲固已有相盛之理其他時殺唐子孫殆盡者固已造根於此至太宗納爲妃時天象兆見于上豈非精本在地而象見於天之說歟大凡事之前兆必先有人造下根在那裏後至萌芽或漸長時其兆始見浸淫不已其事方應究其所以皆人爲之感召也不知如何

星象官名之說吾素所不信天道遠人事邇故聖人所不言聖門之學惟切問近思而已矣

鬼神者天地之靈氣人之心亦只是這一個氣分來故思慮未起鬼神莫知有思慮即此氣已動鬼神自能知之緣他與心是一氣故有相感之理銅山西傾洛鍾東應其理皆然只緣他元是一氣耳嘗聞有人作官箠死强盜五人當時心疑其非只因初至要立威遂乘快箠之至死後此人患背疽臨革時眼中只見此五人來索命呻唫旬日方死此亦是此心已先疑其非故鬼神亦自知之其患背疽見人索命皆是此氣之感召耳道書謂淫者化爲婦人暴者化爲猛虎亦言其理氣感召有如此此說是否

人與鬼神皆是一體皆是宇宙中一氣故有感應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着力惟自可知者始不可知者付之

於不可知不失爲智故曰敬鬼神而遠之毋徒求之幽遠也

隆偶讀易有數處隆妄意疑之今併請教坤卦辭先迷後得主利據文言後得主而有常恐仍是後得主作句利字屬下讀亦通不知程朱必欲作主利讀何謂

安知不是利字別作一句須以意求之勿泥於文義乃爲善讀易也

屯六二程朱說各不同隆妄意謂二有正應在上勢可以進而制於初剛故有屯邅班如之象然初乃陽剛之德雖制乎二非爲寇不過欲使之締思審處以得其正如彼婚媾之義守貞不字至於十年乃字乃爲善也盖屯難之世雖有應可行而未可輕進以圖萬全者陽剛之德然耳此說如何

此說得之

屯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無不利往字恐不是下往之義謂陰柔才弱不能上進以濟時之屯故有班如之象若能下求初九相應之才而與之比力以往則吉而無不利矣盖云婚媾此亦只是云親暱比力之意呂東萊先生說亦然其言曰屯之六四若能

自知不足下親睦於初爻之同向前共濟天下之事則吉無咎不利大子釋之曰求而往明也明之一字最宜詳玩蓋得時得位肯自伏弱求賢自助非明者能之乎此說如何

是如此看然但求其義之通無益於學易也觀此便須有求人受善自益之學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雖已已强亦有受益之道非但弱者然也非但濟屯爲然也今日學絶道喪之餘自顧非豪傑之才觀象玩占亦當如此乃能濟也

蒙初九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窒妄意謂蒙在下而發之非用刑人不可桎梏者所以刑也若不用刑人而至於說桎梏以往則吝矣言發蒙之始廢法則吝也是否

治蒙之初非用刑則無以警其惰破其愚如朴作教刑是也所以然者使其蒙不至於終蒙終蒙則過惡之甚至於受桎梏之刑矣故初爻之用教刑者所以脫其桎梏之罪也若徃而深治之便以桎梏治蒙則吝矣

觀顒自求口實竊意是言觀養之道不在乎他在乎觀其所自養而已彖辭雖多一觀字亦是重言以申其意非二義也註作二義解似以詞害義不知是否

是如此看乃佳更須玩索自求二字親切有味

大畜卦下體乾上體艮初二二陽爲四五二陰所畜故初與二皆戒以勿進三雖爲上所畜然皆陽也故有良馬逐之象焉以四畜初陰如萌也故有童牛之戒以五畜二惡既成也故有豶豕之義易本扶陽抑陰四畜初五畜二皆陰畜陽也聖人以爲不當使陰畜陽故有童牛豶豕之義今乃云止陽勿進何謂也

聖人作易全因天理之自然說出示人代天立教耳故因象明義聖人之心無與焉而云聖人以爲不當使陰畜陽是不免有意也更詳之

讀書有得亦有與前人意相類者向讀左傳潁考叔與鄭莊公鑿地及泉一節甚非之乃擬爲之說曰父子之思非天所斬鬼神有知其聽之矣盟誓何賴焉後讀東萊說亦非潁考叔此一段說話可見今古人未嘗不相及患在用心與不用心耳

固是如此然讀書必須於言外得其意乃爲善讀書者蓋莊公彼時執於誓言雖有悔心無從而發以潁考叔之賢豈不知盟誓之非而全母子之道爲大故因莊公信泥盟誓而姑爲掘地及泉之說以所明通其蔽乃爲善引其君也如孟子好貨好色之說皆變而不失其正

者也

春秋書有年大有年胡傳以爲二公當獲水旱之應而反有年此傳以爲異故書隆謂聖人之心恐不如此恐亦是幸之也故書不知是否

凡書有年大有年皆是志喜聖人之心何等灑落春秋一經皆被後儒以私心鑿而壞之矣

春秋書紀伯姬卒傳以爲賢之也故書隆謂聖賢教人守禮必有經權若伯姬卒遇非理幾至失身則雖死可也若止是避火聖人於此亦必有處未應使之必死於火以爲賢也如仁者雖切於救人若下井救人正仁人亦不爲耳意亦疑之後見胡氏註謂亦罪乎當時之爲臣子者耳若伯姬守禮固不可謂不賢而當時臣子不能救之使逮乎火而死則聖人所不能不罪之者也如此議論甚平正不知如何

婦人之道以守節爲正難以達權責之如伯夷叔齊餓死首陽亦非達權之道聖人亦稱之求仁得仁伯姬婦女之卒不宜書而書者賢之也賢其一節之賢也若當時姆傅不在而苟焉逃火以出其幸不至於失身亦失禮矣

天道福善禍淫雖有遲速分數多少然實不差毫釐

人雖至靈然亦天地之一物耳自天地視之何啻蚍蜉蟻子然具此靈氣且能無所不知不能而況於天地如是其大雨露風雷變於頃刻生長收藏不可名狀其聰明明畏若是而昧者反視天爲茫茫凡禍福感應一切以爲與人事善惡若無與者何不思之甚也嘗觀詩書所云天人之際其禍福往往真若響應蓋聖人心通乎天至誠無僞知其理勢有必然者特不可以旦暮淺近期耳然則今人有不畏天者殆未能思天之所爲耳

吾以爲天地無心人即天地之心天何嘗於人一一較量之某人善降之福某人惡降之禍則天地爲有心其心亦勞耳詩云求言配命自求多福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人之爲善自得福人之爲不善自得禍天理當然若天降之耳如今人毆人即得毆人之罪殺人即得殺人之罪若天刑之也

向在梁伯綱宅羅達夫王虞卿論凡人有過失能悔固好然而被這念頭留滯在心上亦未善因云林子仁常言平生遇事只恁率性行去不會許多商量算計如此行去雖差亦不悔似亦脫灑梁伯綱云某平生遇事有差亦解悔據此不知悔的是不悔的是隆

意謂悔而能改何害於悔若悔而不能改雖悔無益徒留滯心中作病耳王汝中云悔亦有真假若是真悔當時覺得即便改過何等伶俐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乃是真悔若只在人面皮上商量筭計恐怕人知又恐怕不好看即多少私意在此便是假悔宜其留滯而反爲病也此說伶俐不知以爲如何

達大伯綱與晉叔之說各有一道必兼之乃可若汝中云假悔則非所謂悔矣悔未有不真者向人前說悔乃作僞耳此心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况能有改乎莫亦近時有如此者否

王汝中講孟子口之於味一章以爲口之於味是人之生理當如是然皆出於自然不可思量計較必求如何故曰性也有命焉若復商量計較即非自然故君子必要立命若不能立命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這是天命自然然却人之生理離不得故曰命也有性焉故君子必要盡性若不能盡性君子不謂命也李邦良云此說極是但以孟子文勢觀之似必須補不能立命盡性二意在君子不謂性命也上方可說似仍可疑隆次日思之亦不須補但順說下亦

自通性也有命焉是言人之生理俱有自然不容商量筭計君子不謂性也是言君子當立命也命也有性焉是言仁之於父子不由商量筭計皆出自然然皆人之生理少不得的君子不謂命也是言君子當盡性也如此似不必添補而意自足

此一章吾每求其說而不得即置之積以歲月之久忽若有冥會者孟子以性命互言之明性命合一之理也性命是分不得的後世不知故有以性命爲截然者殊不知性者心之生理命者乃生理之中正者合二者互言之然後爲道也如告子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便認耳目口鼻四肢爲性而不知性有中正之命乃爲道之全也故孟子言形色天性也謂之天性便有命在其中故知道之君子不以五者爲性而必兼命之中正乃爲天性也仁義禮智聖人固爲天所付之中正是命也然此命何所附着故知道君子必兼生之性言之而其所謂生理者乃爲中正之命乃爲天命之性也故專言性而遺命者固不足以知道專言命而遺性者亦不足以知道必合而言之然後爲得大道之全也劉子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此言兼性命之全乃爲知道矣蓋天地之中者命之謂也生者性之謂也後孟子測與此大同小異

人身許多穴道各有名字處所想亦是上古聖人爲之必皆各有意義今欲各求其義更無他書可考聖人心細百家技藝如農圃卜筮等項其理一一皆須察得今雖一身之間其氣血經絡穴道孔竅爪生髮長筋轉脉搖且弗能盡知而況其他乎心爲一身之主聖人且不欲困人以其所難知只與提掇出養心之說來其工夫已自玄要雖不必一一周知其孔竅血脉而其道固已在矣但其理則聖人未嘗不欲人周知而人自不能察聖人之學初不如此曲技聖人未必能以一身備之故亦須問人然且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故泥而不爲故曰吾不如老農老圃堯舜之知不能徧物急先務也所謂先務者莫大乎此身此心此性此身心性萬物皆備堯舜事業亦是其中一點浮雲惟恐人着眼不大見人有一技之長便被嚇倒了便每事去學他是養一指而失肩背而不知也尚求知其他乎吾嘗叔不可不察

甘泉先生文集卷之十三終

講章

經筵講章

鄭生汝璧錄梓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嘉靖二年四月初四日進講）

這是虞書大禹謨帝舜將傳位於禹先告他的言語民是天下百姓元后是大君載是奉戴的意思欽即是敬慎字解做謹字可願凡可欲皆是善事上文既告他存心出治之要至此又告他說百姓

在下自生自養未必知人君是可愛然可愛的豈不是君人君在上自尊自貴未必知那民是可畏的然可畏的豈不是民蓋百姓每全仰賴人君去管治他纔得相安相養若非人君則強的便凌那弱的衆的便暴那寡的都不得安生了這便是衆非元后何戴以此看來君豈非可愛至於人君全倚靠那百姓去護衛他纔得安富尊榮若非百姓則城池誰與他守社稷誰與他保都不能安享了這便是后非衆罔與守邦以此看來民豈非可畏夫君民相須如此豈可忽略故又曰欽哉言不可不敬也蓋人君所居的位乃是天位這個天位安危不常當敬謹保守他不可一念不謹不可一事不謹蓋人君的心即人民的心人民的心即上天之心所賴以合天人通上下只在這一心之敬如人君度量心上過得的百姓的心也便喜歡凡人心所願欲的勾當這便是善這箇善端要在敬以修之存於心發於政都是這個善念擴充的出來事事停當便事事合人心夫心有或一些不善則生於心害於政便殃及於下四海的百姓至於困窮過活不得寒的不得衣饑的不得食饑寒切身禮義不顧民心離天心去人君所享的天祿一絕不可復續了這是何故民心一散不可復合天心一去

不可復留到這時節君不見其可愛而民愈見其可畏也臣惟人君以九重之尊臨兆民之卑鮮不輕視其民以爲不足恤者然嘗觀之天人之際甚可懼也得乎民之心則得天之心而天位安失乎民之心則失天之心而天位危蓋天民一理上下無間其得失存亡之機繫乎人君一心之敬否故敬者乃聖學之要而致治保邦之本也爲人君者可不加之意哉仰惟　皇上起自藩邸誕膺曆數亦如舜傳位于禹者念天下財盡民窮降寬貸之詔亦由一念可願之端所發也尤願聖敬益加推此善端達於政事每興一念發一令必使吾心民心皆可願欲而從行則民心得而天位永無疆之休與舜禹匹矣臣不勝至願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二年九月十二日

這是虞書皐陶謨篇史臣記皐陶告帝舜的言語明是顯明那有善的人畏是刑威那爲惡的人威字與畏字同上即是天下即是民敬是心無所慢有土謂有民社者指人君說皐陶陳安民之謨於帝舜上文既言典禮命討出於天此又申言民即是天之所在以勉其不可不敬說道天理顯然若有聞見天之聰明何曾有個耳

目蓋百姓每耳目即是天之耳目而視聽無不聰明其五典五禮良知良能皆出於天這便是天之聰明寓於民所以說天聰明自我民聰明福善禍淫斷不僭差天之明畏何曾有個好惡蓋百姓每好惡即是天的好惡而秉彝自有良心其五服五刑公是公非皆由於天這便是天之明畏寓於民所以說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夫天至高在上民至卑在下上下都似不相關一般但天人同是一氣人是天地之精天無心人民之心便是上天之心民心之所在即是天理之所在此氣此理通達無間有民社爲人君的可不知所以敬其民以敬天哉

必要兢兢業業常存敬畏凡在典禮寅恭和衷不敢荒淫怠忽凡在刑賞懋勉政事不敢肆意好惡其敬如此則民安而天心在是矣是君心之敬合天民而一之者也皐陶陳安民之謨而歸於敬之一字可謂至切要矣臣嘗考之有虞之時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可謂敬天聰明之至矣咨大臣誅四凶可謂敬天明威之至矣然皐陶陳謨於帝舜之前猶若是其諄切如嚴師友在一堂之上者何耶蓋帝舜不知已之已聖而忘樂善之誠故皐陶不以舜之至聖而忘敬謹之規此有虞之治所以後世莫及也伏望　皇上志帝舜之治體皐陶之言如

帝舜容納禹皐陶之言者其敬民之心如敬天在宮在
廷念念不忘若天監臨視聽言動一循乎天理好惡刑
賞不咈乎民心則聖敬日躋治效馴致而天變可消矣
伏惟聖明留意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
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
間然矣

這是論語泰伯第八篇內孔子稱賛大禹的言語禹是
大禹夏之聖君間是罅隙謂有缺失可非議處孔子說
我觀大禹聖人所行的事事恰好無一些罅隙可以非
議得他蓋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菲是菲薄鬼神是
宗廟祖先大禹於自已的日用飲食常要菲薄而於宗
廟的犧牲粢盛必極豐潔以致其奉先之謹又惡衣服
而致美乎黻冕惡是粗疏黻蔽膝冕冠冕皆是祭祀盛
服大禹於自已的常穿衣服必要粗疏而於承祀的祭
服必極華美以盡其對越之敬又卑宮室而盡力乎溝
洫宮室是自已居住的宮室溝洫是百姓每田間水道
可蓄水以備旱可泄水以防潦大禹於自已所居的宮
室常令卑小不肯要高大而於農務所急的溝洫竭力
整治不使廢弛所以防民之災勤民之政也這三件事

可見大禹儉於奉巳豐於事神勤民儉所當儉豐所當豐渾是天理有何罅隙之可議哉故孔子於始曰禹吾無間然矣終又曰禹吾無間然矣贊美之詞不一而足示爲人君者所當法也臣聞人君爲天地神民之主故不儉於奉巳則無以致其事神勤民之誠而天地不和災害必生且大禹聖人其時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地平天成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兆民允殖災禍不作猶且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以致其事神勤民之誠況今天變風霾山崩地震旱潦荐臻民饑骨肉相食盜賊蜂起尤宜戒謹節儉以消大變以弭亂賊不可緩也伏望　皇上心大禹之心聖天人之變躬行恭儉損太官之膳罷文繡之求巳土木之工事神勤民以回天意荅天下之望務臻虞夏之治臣等不勝至願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這是書無逸篇中周公告成王的言語這二節是一篇之大指所其無逸又是知稼穡之本故欲知稼穡艱難知小人之依者由於平素有所其無逸之學乃能久而不變也嗚呼是嘆辭君子謂人君所者居止之名古人居室亦有謂之所者今官制與民間亦皆有此稱言常

常居處於此也人之動靜食息起居語默莫不在是故謂之所與召誥王敬作所之所同即所謂居敬是也逸者懈惰荒寧之謂無逸則無懈惰荒寧而敬心存矣敬者聖學之要而帝王相傳之心法也堯之欽明舜之兢兢業業禹之祗德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敬止武王之不泄不忘我　皇上敬一箴所謂存其心而不忽皆是也自古千聖千賢皆在此處用功體認天理皆是這箇大頭腦更無別箇頭腦人君以敬爲所不敢有懈惰荒寧之心至於動靜食息起居語默無不在是如居所然雖頃刻離之而不可得這便是君子所其無逸如是乃能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小人謂細民稼穡謂農畝之稼穡艱難者謂細民之稼穡艱難如一之日于耜二之日舉趾沾體塗足手胼足胝終歲勤勤憫憫焉欲苗之長望時雨矣又憂他雨過而潦望時暘矣又憂他暘過而旱苗矣又憂他不秀秀矣又憂他不實其艱難萬狀難以名言依者是相並而生的意思天下固有兩物而相須以並生者如魚之於水木之於土人之於天地之氣皆是也魚有魚所受的元氣須得水纔養得他木有木所受的元氣須得土纔養得他人所受的元氣須得天地之氣纔方養得這元氣五穀亦受

天地之氣以生而土得五行之中氣故比他物尤能養人一日不穀食便死了這便是小民所依以生的人君能從事於無逸之學則人心不死天理常存學有緝熙于光明故能知幾如神獨觀萬化之原洞察天下之民隱先知衆人之所不能知而於小民農畝稼穡之事許多艱難辛苦的情狀無不先知先覺而在已的勤敬之心愈益篤切這勤敬之心日履安地便是至逸其不知艱難而放逸者乃日履危地所謂安其危利其災實非真逸也非謂先知勤勞而後即可以安逸於位也故先正有言堯舜只是兢兢業業過了此生豈有先勞後逸之理夫如此乃是能深知這稼穡是小民所依以生蓋無此則小民不生小民不生則大人無養上下無養則禮義廉恥亡滅而人道息矣其所繫豈是細故由是合而觀之欲知小人之依者必真知稼穡之艱難欲知稼穡之艱難者必實用力於無逸之學乃能真知而行之不息也故篇末又言殷三宗及文王茲四人迪哲非苟知之實允蹈之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故殷王中宗治民秪懼也必原於嚴恭寅畏以爲之本高宗之爰暨小人嘉靖殷邦也原於不敢荒寧之心以爲之本太甲知小人之依而保惠之也必原於不敢侮鰥寡之心

以爲之本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而懷保小民也必原於徽柔懿恭之德太王王季克自抑畏之心發之蓋所謂治民祗懼所謂嘉靖無怨所謂保惠皆知艱難知小人之依之類也所謂嚴恭寅畏所謂不敢荒寧所謂徽柔懿恭克自抑畏皆所其無逸之學也則夫帝王愛民之政必自修已之學始矣漢唐之君有初焚錦繡焚雉兎裘毀瓊宮瑤室亦豈不知勤儉艱難其後多有漸不克終而奢侈放逸過甚者此其故何邪以其無殷三宗周太王王季文王無逸之學以爲之本也仰惟　皇上聖由天縱勤儉天成既汲汲於民事而於學問又拳拳焉近諭輔臣有曰這無逸殿之作雖以寓勸農之意而勤學亦在其中臣竊惟聖諭所謂勸農者即先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聖諭所謂勤學者即書言所其無逸之學也於勸學自力終日乾乾而不息則天文王太王王季之心同一揆矣伏望　皇上於勤學之日進而勤儉不忘深契無逸一書之大指而與殷三宗

際必一以所其無逸之學自力終日乾乾而不息則天理日見動靜食息起居語默無不在是焉真可謂之所其無逸如此非但知小人之依而於其痛癢欣戚無不相關如一人之身而無所愛無所養各得其所天下太

和萬物咸若可比隆於三宗文王之治矣天下幸甚

九華山甘泉書院講章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這一章書是論語二十篇中聖人示人最痛切的說話君子大人之稱小人細民之稱儒者學士之稱此同一儒字即分別君子小人之歸世間衣儒衣冠儒冠言儒言行儒行皆似是同一個儒者豈知儒之中又大有君子小人之別乎讀之至此不能不令人警惕蓋此立心之初便是生死路頭便是內外岐徑便是君子小人之分愈驁愈遠便如水火炭之相反故術不可不辨其初所謂術者非他也乃心術也所謂心術者非他也乃一念之邪正也方其立心正時則便真切真切則便由中出由中出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孟子所謂集義所生之學所謂由仁義行之學所謂大人之事如此便爲君子儒則其術不得不爲君子也方其立心邪時則便作僞作僞則便狥外狥外則言必信行必果不惟義所在此孟子所謂襲而取之學所謂行仁義之學夫子他章所謂硜硜然小人之事如此便爲小人矣何也爲小人儒則其術不得不爲小人也世間人見這言行必信果之儒誰不道他爲君

子之人誰不道他爲聖人之徒雖此人亦豈不以君子聖人之徒自居而不疑也然而卒爲小人之歸而不自知人亦不知之者其心術都已一齊壞了也由是推之世間學者同讀聖人之書同爲君子之談同訾小人之非然畢竟君子之儒以聖人之訓入乎耳感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者皆集義所生由仁義行之類也若夫小人之儒剽竊聖人之言爲記誦爲詞章以取科第以干利祿者皆義襲而取行仁義之類也一得志則揚揚於閭里侈然以君子自安若使此人一旦覺悟豈不自哀自傷自痛其身爲小人之歸乎今夫常人聞人

言已爲小人其心豈無羞耻而不肯受之者及其爲小人之儒爲小人之歸因恬而不覺不耻者何也其心術先爲之惑如醉如夢終其身而不悟也哀哉昔在孔門弟子惟德行之科如顏閔曾開之徒爲君子之儒决不至爲小人矣至於文學言語政事之科而不本於德行者如游夏之倫難保其不出入於君子小人之間故夫子告之以此實下頂門一鍼打開生死路頭欲人猛省早辨其學術也爾諸生雖或聰明過人恐未及游夏於爲學立心之始可不自决擇辨之於早而察之於微乎江生進問曰何謂立正心曰勿忘勿助之間則正念見

矣何謂立邪心曰或助或忘則邪念生矣然則今之欲爲君子儒者何如曰二業合一心事無間即古所謂德行道藝之儒是爲君子耳矣夫爲君子者不出乎一念內外之間豈不易簡豈爲煩難諸生何讓而不爲君子

泗州兩學講章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其在格物物格者後知而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知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予奉上命祭告祖陵來至泗洲時予同館欽差巡撫中丞柳泉馬先生方有事于鳳陽託兵備憲副李君宗樞理刑主政陳君禎以兩學諸生留予稍待其返且令諸

生得請教焉既三日州別駕詹君寬圩眙尹耿君朝用兩學司教率諸生請予謁先師孔子廟庭畢升明倫堂令生員馮世亨講大學首章予顧謂諸君曰予來至是邦幸得與諸君及諸生會講于是必先講明此心然後可以講書否則徒理會文義墮於巧言令色之歸是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如何謂心學萬事萬物莫非心也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人如何謂天地之心人與天地同一氣人之一呼一吸與天地之氣相通爲一氣便見是天地人合一處且如我越宣聖數千載諸君諸師長諸生又與我相越數千里我之心因何

竭誠來拜宣聖之廟庭爾諸師長諸生之心又因何翕然而來迎我又不是有所驅逼而來又不是有爲而來蓋以其此心同一個心是以翕然感應耳何以言之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與人同一氣氣之精靈中正處即心故天地無心人即其心如月在天江河沚沼盤水皆是此一個月以爲江河沚沼盤水各是一個月可乎爾諸師長諸生且謂讀書將作何用蓋書即是聖人心中說出的話故凡人讀之便感發其同然之心入乎耳感乎心蘊之爲德行發之爲詞章施之爲事業主司讀其詞知其德行又知其他日施之爲事業亦必如此今既

與諸生講明此爲學大段之意方可以講此章之義此一章凡六節首言大學之道大學即是國學人生十五入大學教以大人之學何謂大人這個大人即易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的大人大人渾然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物我體用全具的人故大人之學爲說明德不足又說親民說明德親民而不足故又說止於至善明德即吾心中正之本體本體未嘗昧人自昧之耳常存此不昧昧爽丕顯使無一毫私蔽這便是明明德明明德則體具矣未及言用故又言親民這親字即百姓不親之親親則見得與物同體便痛癢相關養之教之之心自不能已便視之如傷便痌瘝乃身是謂在親民明德親民體用具矣的於何處下手故又言在止於至善至善即天理純粹便是明德親民體用一原皆在於此此三言者皆是一事非有三事言之不足又從而言之之意故明道先生云明德親民不分人已自是成德事蓋指至善也是至善乃明德親民之奧是乃一章之大頭腦處下文只說止至善的工夫更不必說明德親民所謂格物者即此物也知止是知至善之理到至處惟其知之深是以能定靜安慮得而行之至所謂知行並進者也譬如識寶者自能求之知芻豢之味者自欲食之有

不能自已者矣故知之功最先最切最大這一段知行並進之功乃止至善之功也下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欲人知上文止至善及下格物乃爲本始先務之急以承上止至善之說起下格物之說也其下兩節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逆推本直至格物又自物格順馴其效至天下平可見推來推去皆在格物上致力爲聖學一大頭腦見首節止至善之爲獨到之地也格物即止至善也其後自天子至於庶人一節末古本有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蓋以修身申格物見格物乃以身至之之義而非聞見之知以爲

格物也伊川先生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涵養寡欲皆兼行義非獨徒知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亦此意正與古本大學以修身說格物之意同爾馮生依傳註講說得亦是但於應試之外不可不求深切爲已用力工夫凡聖賢之言句句皆心中的話句句皆是切已道理此一章就是聖人心學工夫爾諸生讀之聽之須是切已思省精神命脉皆在於此豁然有悟非但悟聖人之心便是自悟爾本心悟得爾本心即自得爾天理即便如此存存不舍終日乾乾涵養將去久則有諸已便是謂

之信由是玄實便是謂之美玄實而有光輝便是謂之大大而化之便是謂之聖聖而不可知則不可言到了聖人還是這元初天地人同然之心更無別心若讀書不求自得其心而以記誦爲詞章謀利祿之計這個心便是穿窬之心與天地之心不相似矣夫人與天地同心同體參賛位育與天地配而乃至於自棄自暴至於與穿窬爲伍豈不可哀哉爾諸生當自勇猛思省當自決擇勿以予言爲迂予以與與諸生即有同體之愛欲立欲達故不覺其言之切也於是諸生聞之人人喜色又恐諸生衆聽未盡因爲筆之以示

揚州府縣學講章

井泉子奉祭告于泗州歸途出于維揚督學聞人北江侍御詮巡歷徐芝南侍御九皐先後使迓于道既至三日謁先師孔子廟庭府縣二學師生咸請升堂時一學諸生以次進講井泉子既各爲是正王君惟賢高君簡恐諸生聽聞不審乃請講章以爲居業服習之地辭焉不獲因遂述所相告之意以成章焉

府學諸生周顯榮講論語君子不重則不威章既畢先生語之曰此章言詞雖若散渙不一其實只是一段功

夫其指只以立重爲本重者是内重而見外之輕之重
主内而言即此心是也威是威儀學是學問所得的道
理固是堅定之意心者威儀之符進學之地故言君子
不重則心皆無實故以言乎内則或存或忘安能堅定是不固也
是不威也以言乎外則不莊不敬安有容儀
何謂不威何謂不固譬如種穀無實地則安能苗秀安
能發達是不威之類也不但不苗秀發達而已且將朝
生夕瘁安能植立安能不拔是不固之類也不威不固
是以不可不求重内之功立重之功在忠信耳故又言
主忠信何謂忠信中心之謂忠實心之謂信人之心不

實由其不中心若中時何有不實何以爲中既勿忘又
勿助勿忘勿助之間心便中正是謂之忠心中時何有
不實是謂之信時時念念如此是謂之主人能忠信則
内重内重則外便威内便固然此個忠信實心實德人
人固有不爲尧存不爲桀亡但人自蔽失耳雖則蔽失
此心此理固自常在但當去其害忠信者而忠信自復
矣何謂害忠信者外則人損内則已過友益來損則已
益過已益過則友益來損而此心此理之存焉者寡矣
故戒以毋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於改夫毋友不如已
者則善柔便佞之人遠而直亮多聞之士至矣所以薰

陶涵養忠信之心者深矣過則勿憚於改則邪僻之念不留於聰明言行之失不形於動靜則忠信固有之善油然而生矣夫子他章又曰主忠信徒義崇德也易亦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內外人已夾持則忠信立直上達天德天德者天理也天理存則我大而物小我重如太山而物輕如鴻毛夫重既立則威儀發於外德性堅於內古之人其威則周旋中禮動容貌而遠暴慢正顏色而近信動正皆由中出其學則確乎不可拔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屈者用此道也此章只是立重一段工夫無許多頭緒爾諸生所宜自求自勵以自重又古稱江淮之間揚州以南風氣疾剽而輕清故其人多飛揚而浮動維揚志亦曰土俗輕揚故名揚州賢者出乎風聲氣習之外固多不爲之拘然亦不可不自觀省則此章重之一字實爲對病之藥也

九華山中華書堂講章

子曰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

這章書全在爲字上是聖人分別古今學者之心術而示人以立心之始的說話夫古今同此一天地也同此天地則同此人同此人則同此心同此性而何有古今學者之引乎盖天地人物無古今而學者自有古今此

心此性無古今而爲已爲人者自有古今聖人之學心學也劈初只看其立心立志何如耳一念所志頃刻之間合下聖愚便別古今便別爲已爲人便別其終所成亦必如此劈如樹藝者樹以五穀之種則其萌其穗其實無非五穀之美樹以荑稗之種則其萌其穗其實亦無非荑稗之惡自有不可掩者亦有不可易者是故學者之要莫先乎決擇於立志之初初志既審如識寶者之愛寶日日親切日進日親將有欲已之而不能自已雖不期成而自成者矣何謂初志其初一念爲學之志也一念之初便有爲已爲人之別便有義利公私之判

何謂義何謂公古之學者爲已是也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明人倫者盡爲人之道也盡爲人之道者盡已也心已之心也性已之性也學問思辨篤行皆以存已之心養已之性是無所爲而爲心又不爲人而存性又不爲人而養這便是古之學者爲已何謂利何謂私今之學者爲人是也三代而下經殘教弛道喪學絕失了古人爲學本意雖亦從事於學問思辨篤行而不知所行者何事故或流而爲詞章以媒爵祿而不知詞章爵祿何與於已之心不過要得意揚揚欲人觀美耳或流而爲功利以誇時人而不知隨世功名何益於已之

性不過沾沾自足欲人稱頌耳是有所爲而爲既以爲人觀美又以爲人稱頌這便是今之學者爲人夫苟志於爲已則念念在已有天下而不與這便是立誠誠立則遯世無間人不知而不愠可與聖人同歸矣夫苟志於爲人則念念外慕人之與奪僅如毫毛而必動心自失安能無悶安得不愠這便是小人便與夷狄禽獸同歸矣雖同乎人之心性失其所以爲人之道也豈是其智弗若人哉乃其自失之耳宋儒程子又爲推廣此章之義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已與此實相表裏蓋學有爲已之實心則已之性盡而能盡人物之性人物之性皆在已性分內事了其仕也自不能以不爲人矣學有爲人之私心則凡所以損人害物以益已者無不爲之其仕也自不能以不爲已矣夫爲已爲人皆是一爲字但其萌於一念邪正之間耳一念之機甚微極而至於古今聖愚得失存亡若天淵之相懸絕豈非大可畏耶夫人莫不有一生耳苟不蚤自決擇而勇爲之至於爲小人爲夷狄禽獸之歸臨死時平生之爲人者泯而天地之性於已者定未有不悔者然悔之亦晚矣興言及此不覺爲之垂涕飲泣也夫惟學貴專於爲已而已已立而人歸焉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然後人已

兩盡而天人協應二者皆得而無復悔尤矣惟諸君其共商確焉

會萃書院講章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矣

這章書是孟子備舉天理之全體大用欲人切已體認的說話何謂切已人心人路皆是切於人之身者其中哀哉二字最是切於人心猛省處其曰求放心最是切於人之用力處今太守陸大夫同貳守任君節推米君創作此書院時予過此與諸賢共論此作聖之學正合孟子此章之意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者全體義者大用性之而成聖體之而成賢會而通之而成身故學者矣何謂仁也仁非甚遠難知即人之心也惻隱之心人心也好生之心人心之理生生不息此便是仁故仁即人之本心也何謂義也義非甚高難行即人之路也以心制事由體達用身之所在義亦在焉所以為人倫之綱維庶物之裁制出入必於斯往來必於斯行乎萬事萬變之間人雖欲頃刻違之而不可得此

便是義也故義即人之正路也在心爲仁天理之全體也在事爲義天理之大用也人或頃刻心無所裁制則天理滅而義忘義忘便是自舍其路而弗由人或頃刻心無所存主則天理滅而仁亡仁亡便是自放其心而不知求內則失心外則失路失心失路自喪其所以爲人之道冥冥然居則不安倀倀然行則不前豈非大可哀哉夫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隨之蓋嘆其可哀之甚欲人知可哀而自哀苟知其可哀而自哀未有不痛哭流涕自省自艾而不能自已者矣若自哀自求反身而誠則樂莫大矣何憚而不爲乎然心又爲事之本失其路由失其心故又推本於心而言之以爲人之本心根於性命非若雞犬之爲外物者然今之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愛外物之至輕而忘夫身心之至重者豈爲難知哉弗思之甚矣耳然求放心者學問而已矣何謂學問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是學問所從事於斯者無他求放心之道在此而已矣知以開其心行以恒其心知行並進覺其明去其蔽而放心自存存其心即所以存其性成性存存而道義出萬化行是學問者非求放心之道乎心存而義出居無不安行無不利是向之可哀者今則反爲大樂矣或謂求放

心即學問之道或謂求放心而後可學問則未有不至於以心求心累其天君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心愈放愈遠矣此章即孔門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在其中之指明道先生亦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欲人將已放之心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吾雖老矣願與諸賢共勉之

韶州明經館講章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　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這章書是孟子直指人之良心真切處欲人擴充之以成其德的說話此一章血脉都在這良字與達字此達字即他章以其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之達即乍見孺子入井章擴充之義皆是指出人人這一點初心真心欲人就這一點心擴充之孟子說學皆是如此不但此一章爲然昔者吾友陽明先生論學亦只以此良知作一個題目欲人易知易能亦是喫緊爲人的盛心但學者超脫的固有間亦多有不知孟子本意全在達字上連其師之意亦昧了即作一塲容易見成的道理看去

便以常知常覺靈靈明明爲良知不待學與慮不消得
讀書學問路上三尺童子皆能之豈不惧了故吾常推
與陽明一體相關之義每每與說破則陽明之說便好
了此章言天下之事皆待學而能待慮而知惟有一個
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乃爲良知良能何以謂之良乃
天然自有之知能不用絲毫人力皆出於天者也其待
學而知待慮而能者由於人者也何以謂之良知良能
只看他孩提之童與其長無不知愛親敬兄之心便是
其良知良能處這個愛親敬兄之良心似小而係於仁
義之盛德甚大蓋仁本於愛愛莫先於愛親故親親即
仁也義本於敬敬莫先於敬長故從兄即義也夫以其
愛敬之一念而便可以爲仁義之實何邪又不是見
成的又不是人人能如此的卻亦有時打罵他父
母者及有時紾兄之臂而奪之食者甚至又有愛已之
親而殺人之親敬已之兄而殺人之兄者愛親敬兄良
知良能豈便爲仁義亦在乎達之天下而已矣必學問
思辨以開其知知行並進涵養以擴充之由一念良知良能之愛敬以達於無所不愛敬愛其
親以及人之親而天下無不愛之親則念念皆仁仁之
量可充滿而仁覆乎天下矣敬其兄以及人之兄而天

下無不敬之兄則念念皆義義之量可充滿而義覆乎
天下矣此則愛敬之極功仁義之全體而窮理盡性之
事皆達之之功也不能達之則愛敬之體微仁義之機
窒其爲不仁不義者多矣又安得爲良知良能古之人
以天下無性外之物故老老長長幼幼與及人之老及
人之長及人之幼皆作已性分內事故良知良能必達
之天下而後爲仁義也若以良知良能爲成性達之爲
無功則天下如何有不孝不弟不慈之人乎且所謂充
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
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者何謂耶經曰孝弟之至通
於神明光於四海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天地明察神明彰矣皆由善自達之所致耳夫人之
初生莫不有一念之良知良能達之則爲仁爲義不能
達之則爲不仁不義不仁不義則不可以爲人不可以
爲子不可以爲大子則入於禽獸之歸矣甚爲可懼可
哀此其係於人道之大與今世之爲文章節氣求富貴
利達者不相干涉吾南歸過韶謁先哲張余二先生祠
太守鄭君德夫請詣明經館講明此學諸君同有此良
知之心同有此志者可不孜孜猛自思省以求不負太守作
人盛舉

南昌講章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丁酉二月之吉余北過南昌舊學程侯資守治陳君爵主教鄉進士黃生文明庠生符生治與諸生漸集請學余以行迫稍與論博文約禮之指顏子所以造於聖人之道盖知行並進循循不亟焉至矣盡矣黃生力請余筆爲講義以與同志者共究焉

此一章書是顏子自言其先難後得之故發聖學之蘊最是切於學者用功處夫先難者難在於不得其學之道也後得者在於得其學以至聖人之道也此章內三之字及所仰所鑽所瞻所忽皆指天理而言天理即是聖人之道豈不以天理之在人心本自中正本自自然不假絲毫人力揣摩思索想象得來惟不亟不徐以自然之功夫合自然之本體便自有得顏子學至於是無上事喟然而興嘆蓋覺寤後語也何謂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謂以天理本體爲高用力而仰之則非如物之高

其高無窮不可仰而及焉以天理本體爲堅用力而鑽之則非如物之堅其堅無窮不可鑽而入焉何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謂天理雖無窮盡而亦有定體用力而瞻焉吾又過之而在其前既不可見矣至於進銳而退怠以忽焉則吾又不及之而在其後又不可見矣夫仰鑽而瞻者過於用力失之助固不得忽焉無所用心則失之忘亦不得過與不及皆非入道之功也何以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惟吾夫子以大中至正之德立無過不及之教循循然善誘人夫循循也者循循也不亟不徐之謂也蓋急之則爲助爲過故苦而不入徐之則爲忘爲不及故甘而不精皆非教之善學之善也是以昔也有仰鑽瞻忽之勞而至高堅前後之彷彿以無得焉何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謂得夫子循循不徐不亟之方以教之以天理流行粲然於事物典章之文而博之博之者博我也凡所以講論啓發開其所有而使之知者無所不至焉以天理渾全秩然於吾心本體之禮而約之約之者約我也凡所以收歛薰陶養其所有而使之行者無不至焉所謂我者我心我性我之所有也夫子但博之約之而已何謂文何謂禮在事爲文在理爲禮其實一物也博以

精之約以一之博以知之約以行之即博即約即知即行即精即一約博同功知行並進精一兼致至於見之愈親爲之愈力欲罷不能之心與竭力無餘之心合併爲一不疾不徐望道而趨然後見夫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以得於天之理若有卓爾而立非復高堅前後之彷彿矣何以雖欲從之而末由或曰豈非如二物以此從彼之謂也乎顏子如立卓爾已親見財寶猶是見他財寶未爲有之於已若是有之於已則不必言從矣曰是則似矣而未知此物是自家與生俱生本來固有的寶藏非是別人寶藏惟是毫忽之間一爲私意所隔便如二物易稱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論語稱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則有時違之而不善者一念之微蓋有之矣安得不動欲從末由之嘆顏子之嘆蓋天人之際飛躍之機嘆已不得如聖人純亦不已本心純是天理充塞念慮純是天理流行也觀於子貢曰得其門入者寡矣與此章正相合蓋知行並進者入道之功循循不亟不徐者深造之道也顏子以上智之資親炙聖人之門其始終之嘆猶有如此者而況生於千載之下去聖已遠學已絕而教已亡又無顏子之資各以其性之所近者爲學自謂得其門而不悟亦可傷可嘆已乎愚生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此一章書人多以論語開卷第一章爲淺近而忽之殊不知作聖之事已具爲論語二十篇之大頭腦處童而習之白首而不知豈不可惜所謂作聖之事已具者始而成已中而成物終而成德物我同體上達天德聖人之道備矣學字解做覺字從見爲覺從子爲學其實一也爲知中庸學問思辨之事是也習字從羽從日解如鳥數飛屬行中庸篤行之事是也程子云學者將以行之也最爲明切不具知行不足以言聖學本章之字及

所學所說皆指天理而言這天理混然在宇宙內又渾然在性分內無聖無愚無古無今都是這個充塞流行人人具有不須假借於人人亦不能假借於我何以言學言習盖雖人人具有爲氣拘欲蔽便似不見了便似失了殊不知本體自在能知覺而存習之則自有得如寶爲塵泥所沒日月爲雲霧所蔽一旦雲霧消塵泥去日月寶光自見矣故聖人之教必使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開其知察見夫天理之真又必使篤行以恒其所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終食之間必於是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以時習之有如鳥之數飛而不能已也所謂學而時習真知而實行之者如此由是而積之之久浩浩其天如雲霧消而日月明人人快覩塵泥去而珠寶光人人樂觀如何不說這說字即孟子理義之悅我心如芻豢之悅我口況天理者天之所以與我我固有之自學自習自性自存而自得自悅非如珠寶日月芻豢之在外者故於身外之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無入而不自得則自說矣說則與天地人已合一同體陸象山曰宇宙內事即已性分內事中庸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與天地參故未能成物則已性分未盡未得爲成已故學至於說則德盛而人化之同聲相應同氣

相求遠方同志者駸駸而來矣朋者同類在學士則為考德問業之人在人君則為會極歸極之民善及於衆得以遂吾性分之願可以發我本心之說所謂得英才而教育之如何不樂此樂不是樂人從已乃自有性分之樂也夫學習而至於說說而至於樂則人已兩忘天理流行人知之亦囂囂而性分不為之加人不知亦囂囂而性分不為之損故凡天下之不同志者相與非之而不顧顧吾天理之常存而不怨不尤耳其何有於慍乎學至於是則成已成物而成德矣成德者君子之人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畢矣故愚嘗謂君子觀其所說樂不慍而其性可知矣此一章真聖人喫緊為人處與大學之明德親民以至於至善中庸之戒懼慎獨致中和以至於位育皆同條共貫其要只在隨處體認天理為始終聖學人已之貫也今婺源同志諸君共立福山書院為講習之地時余謁文公闕里而過焉相與誦法斯言察識而力行之今日藏修於家以成已即他時見用於朝廷而成物為達天德以輔王道之功用此固君子之事也

天泉書堂講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

所以立命也

這一章書是孟子示人以心學之法而造夫性天之妙的說話何謂心學此章盡心存心是大頭腦而性天與命不外是矣此個心即天地之心人之一呼一吸便通於天干涉甚大惟人自私自小了始與天地不相合故孟子此三段將許大天與性命都在心上用功此正聖賢心學至約而至博至微而至大至緊関處何謂心人之神明是也何謂性心之生理是也何謂天心性之一原是也何謂盡心知性知天盖心之本體本自廣大本自高明惟有一分私欲私意則心體欠了一分至於十分則全無了故廣大之體反爲狹小高明之體反爲卑暗而心非其心矣欲盡之則何如忘則失之不及固不盡助則失之過亦不盡惟勿忘勿助之間中中正正則廣大高明之體完完全全若明鏡之刮垢復其本體光明圓滿無一毫翳缺處而心可盡矣心既盡則其生理活潑潑地躍如卓爾參前倚衡而性之本體自然呈露非知性而何夫心也性也天也一體而無二者也心盡而性見性見而天不外是矣天其有不知乎夫學至知天知之至矣不過盡吾心焉豈遠乎哉何謂存心養性事天這個心性與天即是前面心性與天更無別心別

性別天人惟心有不盡則憒然不知性天所存所養何物今則既能見得本體親切又當念念在茲罔敢或懈使廣大者常廣大高明者常高明這便是存其已盡之心也夫心常存存而勿失則性常生生而無窮如火之益然泉之益達躍如者益躍如卓爾者益卓爾參前倚衡者益參前倚衡非養其已知之性而何夫性非別性性即心之生理天非別天即性之同體心存則性有養性有養則天不外是矣天其有不能事乎夫學至於能事天行之至矣不過存吾心焉豈難乎哉何也即心即性即性即天不必更求性天也蓋孟子此章雖兩段其實一段工夫即盡即存非今日盡明日乃存也即知即行知行並進非今日知明日行也何謂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前二節乃知行並進修身之功也君子以此知性養性知天事天僥焉日有孜孜不知老之將至斃而後已何暇計殀壽以貳其心乎至是則天性在我我即是天命不在天而在我立矣視前知天事天猶是已與天二物相對有不侔矣世間人遇富貴則淫遇貧賤患難便變移何況死生命何曾立或謂此章首節言聖人之事次節言賢人之事第三節言困知勉行之事則應之曰審如是則聖人之學有知而無

行賢人之學有行而無知則所存所養者何物況
立命非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者不能
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明道先生曰纔窮理便盡性盡
性便至命至命者立命之謂也此孟子示人以作聖之
功其要只在體認天理直上達天德蓋體認便兼知行
並進功夫今休寧同志諸君共立天泉書院爲文會講
習之地時余過而講焉故發此聖學始終之要與諸君
共商之共勉之

斗山書堂講章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
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
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
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
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
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
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
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七篇皆是遏人欲存天理天理存則人欲自消的
意思而此章乃開卷第一義深陳利害之原尤爲痛切
乃聖學大關鍵真實功夫處當戰國之時功利之說壞

人心術入人骨髓自家固有莫大之功自然之利都不知了千方百計只要求能利其國如梁惠王者然不特一惠王也招得孟子到來謂此老素有賢名必是能利吾國者故以利國之計爲問被孟子窺破他心術渾身病痛都在這利上便下手落他頂門一鍼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又覆手報他一鍼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盖死中求活如盧醫扁鵲能視垣一方人返魂起死的手段也但只如此說了又恐惠王卒難覺悟無入頭處孟子又善誘開導得人故又言王若言利則大夫士庶人化之皆争言利上利乎下下利乎上

相利則相征相征則相弑争奪之禍紛起而不可救遏皆自王利之一言啓之也利中必然之害有如此者何取而冒爲之乎若夫王好仁義則大夫士庶亦化之而争爲仁義自不遺後其君父即爲君父之利矣仁是本心之德之愛愛莫先於愛親親乃生我者爲一體同氣之分故愛之最先未有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義是本心之宜之敬敬莫先於敬君君乃治我者爲父母之宗子故敬之最先未有不敬其君而敬他人者是則許多安富尊榮的大功大利皆自王仁義之一念教之也仁義中自然之利有如此者何憚而不爲之乎雖然此猶

爲第二義孟子姑就惠王畧下言之耳設使當時惠王能繼其指再問之曰願聞利何以有此害仁義何以有此利則將應之曰人只有一個心曷嘗有義利兩個心來但一念得其正時則爲仁義之心一念不得其正時則爲功利之心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在軀殼上起念頭仁義之心生於物我之同體在本體上起念頭物我同體則痛癢相関焉得不急先君父物我相形則利已害人利害相攻賊滅無倫焉得不至弑奪此又義利得失吉凶之機禍福之門也惠王聞之未必不悟其本心達天德以行王道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其自然之功利孰大哉惜乎其不能問終於危亡而不悟也噫斯理也孟子盖得之曾子曾子得之孔子故大學曰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又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利義之分其初萌於一念之微其終至於爲君子小人如水火氷炭相反德之存亡家國之廢興天下之安危民生之利病係焉可不謹哉今日爲學只在體認天理爲千古聖賢心法之要這個天理即是仁義自堯舜至於途人一也完完全全人人固有只爲利欲爲心之賊必按伏此賊乃有進步處而生理自不可遏所謂人欲之殘賊者今之累心於

科舉爵祿者是也學者誠篤志於德業則舉業不期好而自好董子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苟事科舉處爵祿而無計功謀利之心則賊我者反以助我惡人反爲良善德澤至於利濟天下功及生民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余過新安同志諸君請至斗山書院講問此學余謂聖人之學孔子傳於曾子曾子傳於子思子思傳於孟子孟子七篇之義皆在此章固生死路頭學者立志之初終身吉凶之決也諸君其早自擇術以無負朝廷養賢致用之意

獨岡書院講章東莞學生何宦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此固夫子示門弟子以爲學之的顏子之樂即夫子之樂而孔門之學在此而已孔門之學只在求仁求此而已仁存則性盡性盡則自樂非樂他物非樂簞瓢陋巷非在他求自樂其樂也此個樂南面王之樂不足以過之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顏子自有此樂故簞食瓢飲在陋巷不能改之也不能改者不能奪之也古人有云不受天損易簞瓢陋巷天之所損也惟自有其樂則天損亦不能奪之也何居以其機在我而不在天

也天能與我以樂而不能奪我之樂也故夫子稱之始曰賢哉終曰賢哉嘆之不足又重而嘆之所以深致意而示門弟子以其學之的也瀟溪得其宗旨每令二程尋仲尼顏子樂處蓋示二程以初下手處不得不如此說耳要之樂亦無處尋之何方惟勿忘勿助之間而心自存心存而樂斯得不待尋而樂亦無處無時不在矣若謂以簞瓢陋巷爲可樂處奚啻千里謂此樂爲有形影而想像以尋之奚啻千里

井泉洞講章海康縣門生王如賓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禄可辭也白刃可蹈也

中庸不可能也

此章舊說以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然聖人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將使人以中庸爲虛器而不肯爲也細詳上下文義始知以三者之難而有能之者矣若中庸之道至易至簡之理易則易知簡則易從而乃不可能曰中庸不可能也反說之詞上文言民鮮能久矣曰鮮者非絕無之詞也言人自少能耳非謂不可能也下文言惟聖者能之曰聖者能之則非中庸果不可能也夫衆人不能而聖者能之則實非中庸之疚也爲之者之疚也夫謂之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平常之

理也試問此偏此倚此過此不及與不偏不倚無過與不及是誰爲之者人爲之也非中庸之疚可知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是誰偏之也是誰易之也人爲之也非中庸之疚斷可識矣以三者之可能明中庸之易能而嘆人之自不能也挾泰山以超北海曰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折枝曰不能非不能也不爲也嘆人之於中庸直不肯爲耳此民之所以鮮能而唯聖者能之也孔門所謂中庸即吾之所謂天理體認天理之學至易至簡途之人頃刻知而爲之立地可以超聖但憾學者不肯爲與爲之者不得其門耳若有人存心於勿忘勿助之間天理自見天理自流行何不可能之有今爾諸生幸遇大巡洪覺山侍御來作興此學不可不強勉精進慎毋曰中庸不可能也勉之勉之

青霞洞講章潮州府門生林廷俊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古人爲學皆有頭腦孔門之學只在求仁皆是一貫之指此便是大頭腦非特告曾子子貢爲然也樊遲所問崇德修慝辨惑便是三個頭腦問得支離了但三言皆

是切已問難矣而未要夫子喜其切已而善之未暇攻其未要處盖能崇德則天理存而人欲去本心清明慝不待修而自修惑不待辨而自辨矣能修慝則人欲去而天理存本體清明德不待崇而自崇惑不待辨而自辨矣能辨惑則欲盡理還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德不待崇而自崇慝不待修而自修矣何必崇德後又去修慝修慝後又去辨惑便支離了或當時有此等名言流傳故樊遲每每以爲問其實一理也先事後得此必有事焉之事先事後又何必尋個後得乎此即先難後獲之意謂先其所事而得則不暇計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先其事而得則不計則其心大公無私而我所得於天之德自然日新極於高明矣攻其惡無攻人之惡亦然君子之學正已而不求於人專心致志省察克治畧無舍已求人之意見已之惡於人之惡則不見故不暇攻不攻人之惡即所以攻其惡者益專而治已益切則其惡自然退聽而慝自修矣人心之蔽皆謂之惑如此者千緒萬端何獨忿而忘身及親乃爲惑乎盖千惑萬惑蔽失其是非之本心皆因情熾忿生迷而不知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故以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言之夫忘身及親之禍大矣萌於一

朝之小所以蔽惑其是非之本心者莫甚於此焉於此闕破大者按伏則小者自明惑不足辨矣夫子因樊遲之問逐條告之亦因其所明而通之之意耳若顏子曾子達一貫之指便無此問夫子亦必不告之如此矣諸生爲學須知切要處須要知頭腦始有下手處始知易簡之道

天葬精舍講章潮州府門生林大植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此仁者知者二者字皆指人言此與易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同皆偏言之仁知聖人欲形容仁知之情狀功用必如此說欲學者深體會之得其情狀究其精蘊則仁知全體具於一心而一貫之道在我矣是故一陰一陽之謂道而偏陰偏陽者非道也動靜合一之謂神而偏動偏靜者非神也樂壽皆得之謂有德而偏樂偏壽者非德也蓋仁知難言仁以厚重爲體仁之體不可見可見者山是故擬仁之情狀於山觀乎山則仁之情狀可見矣知以流動爲體知之體不可見可見者水是故擬知之情狀於水觀乎水則知之情狀可見矣擬諸山水而不足故又言知者動以見知者之樂

水以其動也求知於動則知之情狀得矣又言仁者靜以見仁者之樂山以其靜也求仁於靜則仁之情狀得矣擬諸動靜而不足故又言知者樂變動不居不習無不利何樂如之得其樂則知者之功用著矣又言仁者壽與生俱生斃而後已何壽如之得其壽則仁者之功用著矣聖人反覆叮嚀擬諸形容類其物宜狀其性情功用不過欲人察見仁知之體合一體認這個天理會其全體大用耳吾恐爾諸生滯於言語見聞各以性質之偏而求之遠矣偏動者求知於水於動於樂而不知其已陷於一偏之動偏靜者求仁於山於靜於壽而不知已陷於一偏之靜此便是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與百姓日用不知者同而君子之道鮮矣故今特與諸生說破諸生其各善體認各以仁知體認又合於仁知未分之前體認乃爲體認天理之功學之至也其勉之哉

白沙書院講章門生何所學吳廣李萬樹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使吾講說亦不過如此然吾却曉得賢輩深曉恐未必

如我何也蓋自覺少年看書與今講説不大異只是後來意思深長超然自得處不同了孟子此章示人最爲深切求在我求在外同一求字只此念頭萌動便有内外之辨便是善惡之辨便是君子小人之辨便是中國夷狄之辨便是聖人與禽獸之辨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得失係於求與不求是求有得之之益此何以故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得失不係於求是求無得之之益此何以故求在人者也何爲在我者其機在我也何爲在外者其機在人也諸生試看在外者是何物又看在我者是何物其機是何如知在我者是何物則知其機真在我是何如潜天而天潜地而地潜萬物而萬物忽然在彼忽然在此有時在千里之外有時在方寸之中有時在千百世之上有時在千百世之下有時寂然不動有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有時而忘有時而助長有時勿忘勿助之間此等是誰爲之皆我之機爲之既是我自爲之何讓而不求於内而并求於外何讓不求於爲善而并爲過何讓而不爲君子而并爲小人何讓而不爲中國而并爲夷狄何讓而不爲聖人而并爲禽獸乎何讓而不求其可求者而并心役役而終身以求其不可求者終身逐逐而不知返乎諸生其深思

之

天關精舍講章番禺學生李公秀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此講亦是但須善自體貼善自涵養令有諸己耳古人論事必有源委必有頭腦必有歸宿處頭腦是主本歸宿是功用如中庸哀公問政他人即告以九經便了聖人則本之以修身之學而推之於天人之道中間是政如此章本說新民不徒說新民必本之以自新之功而推之於天命之格中間是新民此便有源有委首引盤銘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即易所謂日新之謂盛德從苟字上新新不已天德之純發而爲康誥之作新民即論語所謂動之以禮從作字上化化生生無窮王道之純積而爲大雅之天命維新即書所謂功格於皇天夫自身而民自民而天至矣盡矣而又言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何故極又是何物極即至善也即天理也這箇天理貫物我天人而一者故又推用極用至善也存天理也天理得而物我與天人之道盡於此矣此又何以故此理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者也諸生有能一日體

認天理而用極焉天人之蘊盡於此矣

蓮洞書館講章揭陽縣門生黃鍾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此章是聖人示人以求仁之意極爲切至反覆言之言之不足又重而言之所以深致意也孔門之學求仁而已求仁之要性情而已好惡者性情之大端也夫好惡只在性情之間豈人所不能哉弗爲耳矣好仁者惡不仁者非是兩人只是一人未有好仁而不惡不仁者亦未有惡不仁而不好仁者非有兩人相對聖人只得如此說其實是一個人好仁不至則惡不仁亦不至惡不仁不至則其好仁亦不至何以謂好仁者無以尚之明所謂好仁者必如是而後爲至極也世間有一樣人一邊好仁一邊不能無不好的念頭雜於其間又好他物又好功名富貴是使他物與功名富貴得以尚之非好仁之至也雖名爲好仁與不好仁同必無以尚之然後爲好之至所謂未見好仁者乃如是人也世間有一樣人一邊惡不仁一邊不能無不惡的念頭雜乎其間聲

色貨利之私　或萌於念慮暴慢鄙吝之私一或動於身體是使聲色貨利暴慢鄙吝得以加之非惡不仁之至也此雖名爲惡不仁實與不惡者同必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然後爲惡之至所謂未見惡不仁者乃如是人也兩言未見所以歆動學者求仁之意然但言未見又恐人以爲難而不肯爲故又言有能一日用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仁是自己身心的物身心是自己的身心以自己身心體自己物事何不得之有若肯一日之間拚身拚命去好仁則一日之間便無以尚之一日之間澄心淨慮去惡不仁則一日之間便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何有力不足者此又言未見不能所以誘人求仁之意也然不但一日若頃刻好惡篤切時頃刻便得頃刻好惡不真切時頃刻便失了但言未見不足又恐人以爲易而輕忽了故又言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蓋有一種半上落下的人好仁惡不仁而未至一日用力於仁而未真切容或有力不足者所以警人也但我未之見終不敢絕望於人所以勸之也一句之間一懲一勸意獨至矣此章凡三節首言求仁而成德者之未見次言用力求仁而不得者之未見又次言用力求仁或不得者之未見三言未見反覆抑揚以三致

其勸懲之意此聖人喫緊爲人處非聖人至誠愛物純一不息者不能也爾諸生宜深體聖人愛人之心終日終身從事此一大事更有何事

天關精舍講章問生奈涵羅一道林樑梁喬幹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吾子以有心無心說王霸最是有心者有所爲而爲無心者無所爲而爲公私義利之辨也孟子此章分別王霸之辨最爲切至言王霸而先以民言之者君如形民如影君如聲民如響觀影響則知形聲自有不可掩者霸者之民如何便驩虞如也驩虞是喜的氣象蓋霸者之政必有所以使之喜者是霸者之有心也有心即有所爲而爲即私也王者之民如何便皞皞如也皞皞是廣大自得無喜無怒的氣象王者之政必無所使之喜怒者是即王者之無心也無心即無所爲而爲即公也王者如天與天合德故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也殺之是王者刑政刑政因民之心因天之理而爲之是謂天討人將曰衆棄之也天殺之也故不以爲怨利之是王

者井田農桑養民之政因民之利而利之因天地之利而利之人將曰天地自然之利也吾自耕自鑿之也故不以爲功民日遷善是王者之善教盖因民之性而導之因天叙天秩而爲之人將曰吾復吾天也吾養吾性也故不知其教是誰之所爲如天地之生物成物而物忘乎天地之生成也夫王者不怨不庸不識不知無所喜怒盖以王道如天故不令人喜怒以致民之皞皞如此也此是王道必有天德而後可行王道天德是大本王道是大用故又言君子過化存神之妙所謂天德也大本也又言上下與天地同流之化所謂王道也大用

也此君子即指王者言過化則其心無所留滯存神則其迹不可測度此天德也上下與天地同流謂生殺變化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非如覇者但小小補之而已也此王道也有天德乃可語王道何也天下萬事皆有根本舍天德而言王道皆苟而已矣故又探本而言之也此個天德人人具有惟聖賢存之故孔孟有此天德故開口便說王道但當時人君不能用之耳顏子有此天德故簞瓢陋巷一貧窶之子耳乃放膽來問爲邦便以玉佐自待何等自任爾諸生各各自省所性者何性所學者何學所

自期待者何如人今爾同時翕然以趨赴大巡作新之政必其自期待皆有孔顏孟子之志學孔顏孟子之學存天之性成天之德也天德在我則日用云爲無非王道形之於身行之於家播之於鄉里朋友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他日出而爲縣爲郡爲諸司百職爲科道翰院爲九卿爲輔相無非佐朝廷以行王道者窮居講習藏器待時嗚呼勉之

天關精舍講章廣州府學生員楊佐梁有譽王漸遠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此章意指極爲要約而天下之至博者存焉必有事勿正勿忘勿助便是主一便無絲毫人力便是自然乃敬也先儒未曾說破明道先生云中庸只無聲無臭總括了多少何用一言今只消一敬字便總括了多少天下國家萬民萬化之事諸生豈不聞篤恭而天下平之理乎只消道修己以敬一句便總括了多少天下國家平治之事諸生又豈不知中庸盡其性則能盡人盡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乎盖性者天地萬物同體者也盡則皆盡人物之性未盡則己性分事尚

未盡人物之性天地化育已於盡已性上都了故安人安百姓已於修已以敬上都了若顏曾之徒聞此修已以敬之一言便徹首徹尾都悟了子路不知而少之故復疑問而夫子不得已告之以修已安人安人亦在修已以敬之蘊內推出來言人則已盡之矣子路不知已是多了又從而少之故又疑問而夫子又不得已告之以修已以安百姓安百姓亦在修已安人之蘊內推出來夫子又見子路屢少之恐驚於高遠故言修已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欲其反求諸近知要約也使知修已以敬以安人以安百姓是一串事蓋堯自親九族以至黎民於變時雍皆本於克明峻德故知九族黎民都已於明峻德上總括了然堯之心豈能保天下之大無一民之未變者乎舜自四門穆穆以至黎民敏德皆本於玄德克艱故知四門黎民都已於玄德克艱上總括了然舜之心豈能必天下之大無一民之未敏德者乎其心猶有愧耻者故常於已德上兢兢業業儆戒無虞不敢荒寧過了一生爾諸生果有必爲聖人之志切於敬上理會敬立則已修而人與百姓之安皆在內矣云修已以敬者非是修已外別求敬亦非是於敬外別求安人與百姓也此即孔門一貫之指二十篇之中皆是

此指但未說出一貫字後儒便謂獨以一貫告曾子
貢者惑矣諸生可善體認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十四終